

中国专业作家
小说典藏文库



烏拉嘎

王鸿达
著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中国专业作家
小说典藏文库



烏拉嘎

王鴻達
著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乌拉嘎 / 王鸿达著. — 北京 : 中国文史出版社,
2016.1

(中国专业作家·小说典藏文库·王鸿达卷)

ISBN 978 - 7 - 5034 - 7012 - 7

I. ①乌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中篇小说 - 小说集 - 中
国 - 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269281 号

责任编辑: 马合省 卢祥秋

出版发行: 中国文史出版社

网 址: <http://www.chinawenshi.net>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: 100811

电 话: 010 -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(发行部)

传 真: 010 - 66192703

印 装: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: 787 × 1092 1/16

印 张: 20 字数: 250 千字

版 次: 2016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39.80 元

文史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文史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。

目 录

组织问题	1
站前民警	30
乌拉嘎	76
忧伤的月亮	117
最后被猎杀的熊	154
秃耳朵公鹿	177
马铃薯花	201
空白	246
春天拖着一条长长的尾巴	272

组织问题

—

哥要说事。事在肚里憋了好几天了，憋成个闷屁，脸上憋闷出难受的颜色。不吐不行。这晚，就吐了出来。是借母亲的口吐出来的。“听黄老师讲，你的档案太简单了……”母亲显得小心翼翼，盯了父亲好久，才吞吞吐吐地说。父亲的咬肌棱角分明地搏动了一下，将鼓在嘴里的饭食慢慢送下肚去。“简单咋的啦，嗯？”一句话噎得母亲哑了口。

我看见哥默默地放下筷子，低着头，背着脸走进小屋去了。

黄老师是哥的班主任，省城早年俄语学院毕业的，在区中学里教了一阵子俄语。没人听老毛子的话了，学校就停了俄语课。黄老师改教了政治课。黄老师是党员。政治和党员这两样东西，在那个时候都挺吃香。

晚饭吃的是包子。是包子叫母亲鼓起了勇气。结果，母亲只吃了一个包子就住了嘴。剩下的全叫父亲和我、三弟、大妹、小妹吃了。我们多吃的部分是哥和母亲省下来的。因此，我和三弟、大妹、小妹吃得像小偷儿，管头不抬，眼不睁，快速地往肚子里运动包子。

桌前一片狼狈的吧唧吧唧的咀嚼声……父亲起身放了个响屁走了。炕桌上的包子没了。剩下了几个空空的、白白的二大碗。我们几个像尖嘴耗子似的，嘬嘬嘴，把掉在白茬木桌面上的菜粒、肉粒一个一个吮吃了。又使用溜尖的小舌头，把落在碗底里的油花舔得干干净净。这才抹着油光光的嘴巴，依次溜下炕去，下地走了。一个个肚皮挺得高高的，好不得意。

吃完，我吧嗒吧嗒嘴，心里有些为哥惋惜。包子是用狗肉和大头菜做的馅儿。二姨把他们家的大黄狗杀了，打发表妹送来了一只狗大腿。算来，我们家已有大半年没有闻到肉味儿了。

回到东屋，哥已早早躺下了，头上蒙着被子。我们兄弟三人住东屋，哥睡在炕头上。哥的体质一直很弱，小时候得过一场胸膜炎，住了半年医院。出院后，身子一直发育不起来，长得又瘦又小，个头比我还要矮一个脑袋。而实际上哥比我要大六岁。这中间还应该有一位哥哥的，也的确有一位这样的哥哥。

这位哥哥还没来得及等我和他见面，就早早地离开了人世间。那是公元一九六〇年秋天，土豆要七块钱一斤。家里的钱都让父亲拿去给哥住院看病了。母亲没有钱买土豆，和小镇上的人一道上山去挖野菜、草根。吃野菜草根把奶水吃没了，就断了奶。哥吃奶吃到两岁多，而他还不到一岁生日。他病了的时候，父亲正领着哥在伊春城里住院。母亲一个人在家急得团团转儿，邻人见了，喊来生产队的马车，连夜拉上他和母亲往伊春城里送，半路上他就咽了气。母亲空空地抱回一件红花小棉被。邻人见了母亲，说：“是讨债的，不用挂记，早晚得走的。”母亲的眼神恍惚，直叨叨：“都怨我，都怨我，我怎么不给他捂着点呢……”过了好多日子才慢慢缓过精神气儿来。

他扔掉了后，哥的病就好了。人们都说哥能活转过来简直是个奇迹。哥瘦得皮包骨，只剩下两只骨碌碌的大眼睛有点活气。而他临死的时候，身子还白胖白胖的，胳膊、腿儿上的肉暄嘟嘟的。母

亲紧紧搂抱在怀里舍不得扔掉，把干瘪瘪的奶头塞进他的嘴里，哄着他喃喃说道：“吃吧，吃吧，我的孩儿，娘没有奶给你吃，娘有肉给你吃。吃吧，吃吧。”他紧闭着嘴，不肯去咬娘的肉。他已经不会吃了。以后，母亲逢人便痴痴地说：“他可真是饿死鬼托生的呀，真能吃，整日整夜哭着要奶吃。”听的人便跟着喟叹唏嘘一阵。

父亲回到家里，听说他的这个儿子扔掉了后，脸阴沉沉的，一整天也没有说出一句话来。母亲怕他憋出什么病来，凄惶惶的，自顾往下没头没脸地淌泪。父亲仍是干沉着黑脸，坐在凳子上，一口不罢一口地吸着辛辣的旱叶子烟。屋里的烟雾，沉沉地憋闷了一天。半夜里，一声门响，父亲一声不吭地走了出去。母亲一激灵，也跟了出去。父亲顺着小镇往北的公路一直走了很远，来到一片小白桦树林荒野地里。母亲并没有告诉那个孩子埋在这里，是父亲自己找到这里来的。冥冥中仿佛有一种神灵在牵引着父亲。母亲赶到时，远远望见父亲弓立的脊背在清冷的月光下，一抽一搐地抖动。

那夜，父亲在那片荒林野地里守了一夜。

那个哥哥死后，母亲便把哥的命看成是两个人的命，从此便更加疼起哥来。有什么好吃的先给哥吃，有了新布，也先可哥的衣服做。哥穿剩下的，再给我或者三弟或者妹妹们穿。

哥在父亲的眼里也变了样子。是哥的病耽误了他的另一个儿子的医治，使他轻易（他是这么认为的）失去了一个儿子，一个在日后极有可能成为像他一样强壮的山东汉子。这一点的根据是，他出生在大跃进放开肚皮吃公共食堂的一九五八年。而我和三弟分别是一九六〇年和下一年生出来的。这个勒紧裤腰带的年代，注定了我们天生只能是盗仓的鼠，而不能成为父亲所期待的那样的汉子。

父亲十九岁出来闯关东。过了哈尔滨，往人烟稀少的小兴安岭林区来，大部分山区还没有铺上铁路。父亲扛着行李卷，硬是靠着一双四十三码的脚板，走了九百多里的山路。又以他的高小文化，在这个林区小镇上找到了一份会计工作，一干就是三十年……哥的

病，使他拉了一屁股饥荒。为这不足两千元的外债，他这个小会计大半辈子都在精打细算着全家七口人的日常生活开销。为的是有朝一日消除这一天大的赤字。在以后女娲补天似的日子里，父亲对哥流露出来的目光，常常是阴郁的。哥也总是有意无意地回避着这种目光，避免与其交流。哥从小害怕父亲，这一点，是肯定的。

哥上学后一直很走运，在小学加入了红小兵组织，刚一上中学又加入了红卫兵组织。红卫兵组织取消时，哥又积极申请加入共青团组织。那个时候作为一个模范青年学生都是这个样子的。入团需要查家长档案，学校就派了是党员的黄老师去查父亲的档案。回来，黄老师跟哥说了父亲档案不清楚的话。黄老师说，档案里只写了家庭出身是上中农，而父亲参加革命工作后的现实表现都没有了。黄老师说时，瞅哥的眼神怪怪的。哥回避了。以前哥每回填写成分只写了中农，岂不知中农还有上下中农之分呢。

这一年，哥也结束了他的班干部生涯。

二

我想，一向严厉而寡言的父亲能时常在饭桌上谈论起一些老家的事来，是缘于一种饥饿情结。只有在这个时候，家里才有一些活气。

通常是在晚饭时，一家人“咻溜、咻溜”喝了一通玉米面糊糊之后，父亲卷巴卷巴一根旱烟叶，咂吧一口，顺着袅袅缥缈的蓝烟黄雾，便有滋有味地讲起“老掌柜”来……称祖父为老掌柜既不是因为祖父有多少田地，也不是因为祖父开当铺做买卖，而是因为祖父是一家九口之主，是极说了算的。

祖父我见过，是个挺倔的干巴老头。九岁那年，二姨领我回去过一趟关里。我想父亲之所以让二姨领我回老家看看祖父祖母，是因为这样家里可以省下笔路费花销。二姨没孩子，后来才从别人家

要了表妹。在这之前，二姨一直觊觎着我。这恐怕也是二姨肯出路费带我回去的一个原因。结婚十几年没生出孩子，叫二姨有些没面皮。一路上，有人不断问二姨：“这是你的孩子？”

“嗯……”二姨应了一声，也不解释下文。

问的人露出羡慕的目光，叫二姨有些忘乎所以的得意。九岁的我论个头也起大人票了。

我委屈得想哭。

更叫我觉得委屈的是到了祖父家，祖父竟当着二姨的面叫我吃玉米面大饼子。而在外祖父家连续几天都吃的是白面馒头。我有些赌气地失手把咬了一口的半拉玉米面饼子掉到地上，不去捡。祖父看见了，不顾和二姨说话，躬身弯腰趴在地上捡起来，而后又仔细把大饼子渣也一粒一粒拾起来，放在手心里吹吹，一边往自个嘴里送，一边连声数叨：“阔（可）惜了，阔（可）惜了。”

我一连几天没叫这老头一声“爷爷”。白天出外疯玩，爬果树时树枝划破了我手指，一个小口。祖母看见了，要带我去乡卫生所包扎一下。老头喝住了祖母：“耍个什么劲儿，去破费那个钱。”祖母过后背着带我去乡卫生所抹了药，统共才花了五分钱。回来后我故意当着他的面擎举着包着白纱布的手指头。祖父一连几天没给祖母好脸色。吃饭时，眼睛一斜一斜的，青紫的腮帮一鼓一鼓的像大肚子蛤蟆……我嘴里的大饼子也渐渐地吃顺了。

这么个穷酸吝啬的老头，叫我常常怀疑父亲所讲的故事的真实性。“真的，的确是这个样子的。”父亲急了，忘记了尊严，把他当年挨过祖父揍的事也抖落了出来……

那天下午，该父亲往地里送粪。父亲就比四叔、五叔他们多吃了一个地瓜。父亲先是和大家一样，一碗一碗喝地瓜叶子兑的稀玉米面粥。粥喝干了，祖母从锅里拿出一个留着的地瓜，递给了父亲。捧着空空粥碗的四叔、五叔眼巴巴地盯着父亲手里的地瓜。父亲并不急着吃，而是拿在手里左瞧右瞧玩赏着，直到瞧得四叔、五叔肚

里“咕咕”叫开了，才慢慢吞下嘴吃。以前大伯、二伯也是这么干的。

祖父定下的规矩，轮到谁干活，谁多吃一个地瓜。忙时吃干，闲时吃稀。那时祖父还不知道世上有个毛泽东这样讲过，不知怎的也采取了这么个治理农家的措施，看来祖父也够英明伟大的了。不过父亲的炫耀是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的。喝了两碗瓜叶稀粥的四叔、五叔终于不堪忍受地露出了饥苦的馋相。父亲笑了，残忍地细细品尝着地瓜肉……

正在这时，院门像被风吹了一下，忽地开了。门开处闪进一个人来，一个精瘦矮小的老头。“谁呀？”祖父抬头问了一句。老头答：“给碗稀粥喝吧。”“粥喝没了。”老头站下了，瞅碗，碗是光光的。“你走吧。”祖父说。老头不动，瞅祖父，眼睛直勾勾，像要把祖父肚里的粥都勾出来，喝进自己肚里。祖父慌了神，目光转向了父亲。

这工夫父亲才意识到事情不妙，开始快速往嘴里吞地瓜。但，迟了，祖父劈手从父亲嘴里掰下一截地瓜，足足有一大半，递给了他。他谁也没看，三口两口抵进了肚。老头吃完并没有走的意思，仍站在那里。“这回没啦。”祖父吮着手指头说，手指头上沾了一块薄薄的酱色地瓜皮。

“给点营生做吧。”老头磨磨蹭蹭地说道。

“没有营生给你做呀。”祖父虎起脸。多一个人干活，就多一个人吃饭。祖父家劳动力过剩。这一点精明的祖父比谁都清楚。

讨饭的老头这才磨过身，一歪一晃背着毒辣辣的日头走了。

少吃了地瓜的父亲还得干完下午的活。父亲往地里挑粪，头两挑，仗着身大力不亏噓噓喘着送去了。第三挑走到半路上再也挑不动了，父亲一撂挑子，倒在田埂上休息。正是春困秋乏的时令，太阳懒懒地晒着。一歇两歇，父亲便没了阳气，躺在田埂上蔫蔫地睡着了。

祖父在自家茅厕粪坑边，左等右等不见父亲的身影，就骂了一

句：“这个兔崽子！”拄着棍子往地里寻来了。田埂上的父亲睡得正酣，祖父一见便怒了：“你这个兔崽子倒会享福，我叫你享福，我叫你享……”棍子落了下来。

父亲被敲打醒了。睁眼，见祖父正和一个人在田里撕巴。父亲一个鲤鱼打挺从地上跃起来，照准那人后腓就踹了一脚。不想，祖父挣脱了手，反过来又来打父亲。那人从后面抱住了祖父：“老掌柜的，你这是做什么，他还是个孩子。”父亲瞅清，那人正是中午进家要饭的老头。老头挨了父亲的踹，非但没有怪罪父亲，还挑起田埂上的粪担往地里送去。老头有点干巴劲儿，一连挑了四担粪，粪就送完了，天也黑了下來。

“你留下来吧。”祖父叹了一口气无可奈何地说。

老头就留了下来。

父亲收拾出西厢房，让老头住了进去。他称祖父为“老掌柜的”，祖父称他为“老伙计”。往年地里收下来的花生，都放进西厢房里。门上挂一把铁锁，钥匙拴在祖父的裤腰上，睡觉也不离开身。这年秋天花生打下来，放进西厢房后祖父不再上锁了，因为里面住着老伙计。

转过来又到了开春，祖父对老伙计说：“你走吧。”老伙计眨巴眨巴眼说：“你撵俺了，老掌柜的。”祖父无可奈何地叹息了一声：“你走吧，给你的盘缠你拿上。”祖父咬咬牙把卖粮的钱拿出一半给他。老伙计不接。祖父跺了跺脚：“你好让俺挨斗呀！”老伙计这才接了。泪水涟涟地给祖父磕了一个响头，走了……

村里开始土改。祖父家的地按人口计算，只能算作贫雇农（大伯、二伯自从老伙计来家，就出外给人打工）。工作队人说祖父家雇了个短工，因而定为中农，而且是上中农。祖父不服，要找来老伙计理论。找到老伙计村时，老伙计已饿死了。这下没法说清了，祖父就认了。

这是祖父留给我们家族的唯一一份“遗产”，并被我们家族成员

历史地继承了下来。

三

我上中学时，哥已高中毕业了。那个下午，哥把一枚一分硬币大小的团徽戴回家，母亲正盘坐在炕上戴着老花镜做针线活。她一抬头，蓦地打窗外看见了哥胸前戴着的小像章（母亲把团徽也称作像章），惊喜地放下手里的针线活。

“你哥真行呀。”母亲对我们说。母亲说这话时，瘦瘦的脸上阡陌纵横的皱纹仿佛舒展开来。

最后一学期的日子里，哥不常到学校去了。哥在家偷着做木头手枪。手枪做好后，哥掖在腰里，率领我和三弟，还有邻居家几个半大的男孩一起上山去打冲锋仗。哥做司令。他这个司令常常被缴械，缴械的是父亲。父亲当着他的面，把刚刚刷上黑油漆的手枪，扔进燃着柴火的灶坑里。火“腾”地一下把小巧玲珑的手枪烧成一把木炭。我心疼得要掉泪，哥却无动于衷。两天后，哥又会做出一把新式手枪来。哥制造枪的技术越来越精湛，这与父亲的不断毁坏有很大关系。

哥的一个同学张卫，常来我家。张卫的个子比哥还矮，看上去像个没发育开的小孩。我说：“你们班咋竟小人啊。”哥听了没说话。

后来哥对我说起：“你可别小瞧他，他是我们班团支部书记，十四岁就入团了。”

哥说得一脸虔诚。许多年后，我探亲回家，在哥的家里又碰见了张卫。张卫正在请哥去他家陪酒。听说，他来了一位外地亲戚。这位亲戚是个小干部。他想来想去在他们这一班同学中，只有哥是当了官的，去合适。张卫陪着笑脸虔诚地恳求着。“没时间呀。”哥摊着手说。哥那时已是区里的组织部长了。

临毕业前的一阶段，张卫来我家更勤了。他来了，母亲总是拌

蜂蜜水端给他喝。

哥在房后木样子垛里削着手枪，张卫站旁边和哥搭着话。哥不时地把枪举起来，闭上一只眼眯着一只眼，瞄瞄枪筒，看看枪筒削得直不直，张卫就等他放下枪来再说话。

“这可是最后一批了。”张卫说。哥心不在焉低着头。“校团总支能在我们毕业生中多发展几名。”张卫再次提醒哥，并靠近些。哥手里的木刀削得飞快，眼花缭乱。透着松香味的木屑零零碎碎飞溅到张卫的身上。

“我恐怕不行。”哥瞄了瞄，移下枪筒灰心地说。他想起黄老师审查过的父亲档案。

“噓，那有啥，这回强调重在表现。”

哥不再言语，一下一下闷头认真削着手枪。哥要赶在父亲下班前，把手枪削完。阳光一点一点地躲进潮湿的木头垛里。张卫走的时候，手枪就差不多削完了。哥带着枪去送张卫。

来到大门外，张卫握着哥被木刀勒得通红的手掌叮嘱：“记住，关键是表现。”

哥被张卫殷殷的目光感动了，重重地点了点头，表示知道了。

张卫矮小的身影走进夕阳里。哥慢慢地抬起新做成的手枪，独眼向远处瞄着。直到准星视线里走进来一个渐渐大起来的人影，哥方才慌慌地收起了手枪，溜进了前屋里。

父亲走进家门，母亲正蹲在灶坑前烧火。

饭还没做好，父亲坐在炕沿上鼓吸起旱烟卷。母亲抬了抬头，睁开呛得流泪的红眼，咳嗽了一声道：“老大他们这回可是最后一批了……”

“能当饭吃呀，还是能当衣穿？呸——”一口黑痰吐到地上，气泡上冒着袅袅烟气。

父亲的话音传到东屋，哥正伏在柜盖上铺开稿纸写着什么。刚刚写了个开头，我瞧见有“申请”两个字。我以为哥听了，会写不

下去的。但哥没有。哥像没听见似的，仍埋头支着一条腿在那里写着。

.....

张卫到我家来给哥送毕业照片。八寸大的黑白照片上，哥他们男生站在最后一排。哥的身影被站在中排的女生挡了，只露出一个挺小的脑瓜。前排凳子上坐着黄老师和其他任课老师。老师们的边上，坐着一个学生，是张卫。张卫只半个身子落座在凳子边上，身子呈倾斜状。哥看了一眼照片后，笑笑对张卫说：“你以后也能当老师。”

张卫听了，稍稍一愣，脸不自然地红了一下。他说还要给别的同学送照片去，就先走了。走到门口，突然对哥说：“你这事批下来了。”

“嗯。”哥含糊地应了一声。

张卫就站下了，瞅哥。

哥说：“你忙你的去吧。”

张卫说：“到时……我送你。”

哥说：“你先走吧。”

张卫就走了。

哥是在吃晚饭时，把他的分配去向告诉家里的。原来哥早就打算去山上第九林场了，所以一直没有跟家里说。九场是山上新开伐的一个最偏远林场。一场、二场骑自行车就可以去青年点干活，不用住青年点。往年应届毕业生分配时，家长们都领着自己的孩子找学校、找知青办，要求分近一点的林场。哥显然没找，是自己提出要去最偏远的林场的，这样可以常年在外吃住了。哥很愿意去。我猜想这与他长年与父亲形成的隔阂有关。父亲也很乐意他去。这从他无言地挪动一下脸上阴郁的表情可以看得出来。

这个晚上，母亲一边抹着眼泪，一边为哥准备行李。而后，又下厨房用肉末炒了满满三罐头瓶胡萝卜咸菜丁，装进哥的黄书兜里。

我瞅着在炕头上睡去的哥，心里酸溜溜儿的不是滋味。明天他就要离开这个炕头了，山上当然没有热炕头，山上只有潮湿的帐篷和爬满臭虫、蚂蚁的地板铺……

张卫没来送哥，他不知道。哥走没有告诉他和别的同学。张卫留校了，留在区中学里当团总支组织委员。学校认为他很会做学生组织思想工作。七五届高中六班百分之九十的毕业生都去了偏远的林场，其中包括最远的哥在。

父亲破天荒地来送哥。车是父亲找的，九场刚建点，还没有运材车上去。父亲找的是他们供销社往山上拉货的解放汽车。

天从早上起来就阴着脸蒙蒙下雨。到了父亲单位，雨也下大了。货车箱上用帆布苫着货物。父亲掏出一盒过年用烟票买的没舍得抽的前门烟，走到驾驶室前，递给里面的司机一支。司机旁边还坐着一个人，父亲不认识，犹豫了一下，又递给了那人一支，那人接了。

“李师傅，麻烦你啦。”

“上去吧。”

李师傅手往上一指，里面还能坐下一个人，他却掀开车厢板外面的帆布，让哥钻到里面去。看来父亲跟司机并不太熟。哥上去了，先把行李、脸盆、牙缸毛巾放进帆布里边，盖上。然后，淋着身子立在车厢货物堆上，冲我们摆手：“二弟，你和爸回去吧。”

父亲不走，还站在驾驶室前，一根一根地给司机供着烟。他自己不抽。不一会儿，父亲的身子就淋湿了。上面的哥，衣服也淋湿了。黄上衣兜盖上的团徽，像一截火炭，在黑暗的雨中一闪一闪地亮。

“哥，盖上吧。”

“没事，一会儿脱下衣服，躺在里面当卧铺睡。”哥笑笑说。我一下觉得站在上面的哥高大健壮起来，打消了哥会感冒的担心。

半天，从父亲他们单位平砖房里走出来一个人，父亲迎上前去，递给他一支烟。那人是父亲单位一个副主任的亲戚。李师傅走下来

打开车门，那人就钻进了驾驶室里。汽车“嘟嘟嘟嘟”放了一串闷屁，吃力地起动了。

“你们回吧。”淋湿了杂乱头发的哥，依然站在车厢上帆布外面，朝我们招着手。

车向雨幕中撞去，哥的身影模糊了起来。

父亲久久站在原地没动。脚下是一片跳荡的水洼，密集的雨点，噼噼啪啪响亮地打在父亲岩石般黝黑的脸上。他手里捏着少半盒湿漉漉的前门烟。雨水一遍一遍地冲刷着父亲脸上的阴郁之色，露出的是一张僵硬的青黑色的脸，在雨中倔强地张扬着……

不知是雨水，还是别的什么东西，从我脸上哗哗流了下来。

四

八月十五吃月饼，父亲豪迈地问我们：“你们都能吃几块？”我望望三弟，望望大妹、小妹。三弟、大妹、小妹又望望我。我们都惶惶然的，不知该怎么回答他才好。往年就一斤月饼，一斤月饼五块，象征性吃点，一人还不够分一块。母亲不吃，大妹和小妹分吃一块。“不说，就还买一斤吧。”父亲这样说。

“一个人就能吃一斤。”小妹噘着嘴说。

“一斤能吃上？”父亲又问我们。

“能吃上。”这回，三弟也壮了胆子说。

“那好，一人吃一斤。”父亲有些赌气地说。

七斤月饼买到家，母亲做了一锅菠菜汤。我们放开肚皮吃、喝了起来。尤其是小妹，像要把头几年的亏损都找回来，肚子吃成了个滚圆的沉西瓜，还用嘴一小口、一小口啃着手里的月饼，渐渐啃不动了。结果，每人也没吃上一斤，还剩下有二斤多。

“吃呀，咋不吃咧……”

我们都无声地摇摇头，不敢去看父亲的脸。

“剩下的留给老大吧。”母亲挪下炕说。

父亲不吱声了。我们这才想起哥来。哥上山有两年多了，平时很少回家，隔三差五却少不了托人把他每月开的工资三十元（留下八元饭伙钱）捎下家来。今天吃的月饼，也有哥挣的份。

母亲把给哥留的月饼，用报纸包成三坨，放进柜子里，锁好。

过了“十一”哥也没下来。母亲怕月饼放坏了，时常拿出来通通风。小妹见了，又勾起了馋虫，直吧嗒嘴。母亲也不给她一块半块吃。

一直到了冬天，天都很冷了，哥才披着一身雪尘回来。一进家门，哥从小黄棉袄里兜里掏出一沓钱来，“啪”地甩给母亲。那是哥的一年分红，有一百八十多块钱。母亲先不接钱，慌慌地磨转身子从柜子里拿出来月饼给哥吃。哥就喘着粗气，一块一块地吃起来，一气吃了四五块。哥塞饱了，把剩下的又用报纸团巴团巴包了起来，锁进柜子里，留着慢慢吃。哥在家这两日，每天都从柜子里拿出一块来吃。哥吃的时候，当着我们的面，很香地嚼着。我们大眼瞪小眼眼巴巴地傻看。三弟咽了一口涎水，小声嘟囔：“要是在一起吃，他是吃不了这么多的。”母亲听了，叹息了一声说：“你哥在山上也不易，整天抬大木头。人家都下小馆儿。他不去，把钱都省家来了。”我们闻言，无话可说了。想想，哥是给家挣钱的人了。

春节哥下来，就再也没上去。哥在家翻箱倒柜倒腾出他从前用过的课本，课本散发出一股捂出的霉味。找不全的，就叫我到学校找老师同学借。哥要考学，已听说这一年开始实行高考。母亲听说了这事挺欢喜，说考上了就有职号了，就不用当青年了。哥这次回来前被撤掉了青年队长，原因是没给林场工人队长上供。

张卫又来我家了，他也在家复习准备考学。他留校后，在校团总支干了一段时间，有心想干到转正，谁想又分来了一名工农兵大学生，把他挤到校办工厂去当青年。这样看来，转正是没啥指望了。

“工农兵大学生有啥了不起？嗤。”张卫向着哥发牢骚。